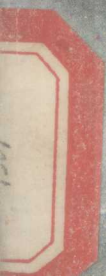


黑狐殿



黑 狐 殿

李 翔 云

黑 龙 江 少 年 儿 童 出 版 社

责任编辑： 宋 歌
封面设计： 张立安
插 图： 王福林

黑 狐 殿

Hei hu dian

李 翔 云

黑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 (哈尔滨市道里森林街42号)

黑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黑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

开本787×1092毫米1/32·印张 5 12/16 字数 115,400

1986年9月第1版 1986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1... 3,320

统一书号： 10359·35

定价：1.00元

目 录

第 一 章	老古树下	1
第 二 章	皮铺内外	9
第 三 章	怪老鼠	14
第 四 章	失踪	22
第 五 章	神奇的手榴弹	31
第 六 章	东门脱险	46
第 七 章	连环沟	57
第 八 章	大木头房子	63
第 九 章	黄金塔的故事	67
第 十 章	喜信	75
第 十 一 章	虎见愁	82
第 十 二 章	黑狐的故事	87
第 十 三 章	黑狐殿的迷雾	96
第 十 四 章	自投	101
第 十 五 章	真假崔德山	107
第 十 六 章	施计的人们	116
第 十 七 章	委屈	122
第 十 八 章	证据	127
第 十 九 章	黑狐山上	137
第 二 十 章	满是窟窿的帽子	146
第 二 十 一 章	黑狐仙下界	155

第二十二章	诱人的光·····	161
第二十三章	心灵的眼睛·····	166
第二十四章	新家·····	169

第一章 老古树下

铁双自从来到了铁力，真是享福了。

他跟妈妈、老妹银双，住在北二道街路南。那儿有一棵七扭八斜、干巴巴的老古树。那树秃头顶，长了一身疤痢和疙瘩，就跟百十多岁也不肯去找阎王爷报到的老寿星一样，眉眼、皮肉、胳膊腿儿，全是一副老态龙钟的样子。在这十冬腊月的日子里，那老古树更加干巴了。灰不溜秋的树桠上挂着一层霜，简直分辨不清它是榆树还是槐树。正对着这棵树的小胡同尽头，左右分开，是一条东西走向的小窄胡同。铁双家就在向西拐的胡同尽头。那儿有三间矮得伸手可以摸到屋檐的草房，糊着窗户纸的西屋，就是铁双家。

夜里，他贴着妈妈的热乎乎的脊背，跟小妹妹睡在那一铺冰凉的小炕上。他躺在火盆与妈妈中间，娘三个，你挤我，我倚你，互相温暖着，铁双感到十分幸福。一闭上眼睛，就做起又甜又美的梦。前些天，小马倌和老丫从黑瞎子岭来，关爷爷让他俩捎来一大把野鸡尾巴翎。关爷爷给他的稀罕物，他十分珍爱。他把野鸡尾巴翎一根一根吊在棚下的绳上，那长而尖的翎羽，斑纹是对称的，五光十色，灯光一晃，真象一把把光闪闪的宝剑。真的，他做了好几次梦，总梦见那是一把把发光而神奇的宝剑。这宝剑，跟老丫玩儿，能把她胳膊得笑得满地打滚儿；这宝剑，只向地出溜、鹰勾一指，他们身子往地上一仰，就死了……真好玩儿！

这小屋，在丁字胡同的最里头，常常有“生人”来找妈

妈。铁双知道，妈妈是抗联的地下联络员，抗联战士有什么任务，或者找什么人，都来找妈妈接头。每当来人的时候，铁双就去胡同里，在一片光溜溜的冰上抽“冰猴”。要是有人可疑的人追来，铁双就学着招唤猪的样子：“啦啦……啦啦啦……”大声喊起来。屋内的人一听见铁双的喊声，就马上安全地躲藏起来。铁双多么喜欢这间小屋啊！他希望赵木匠师傅能上这儿来，崔大爷能上这儿来，许许多多能耐的人都能上这儿来；他希望他们来了以后，全城里就能“砰砰”响起枪声，把小鬼子、把狗特务都打死。

现在，只有铁双自己在家看家。

妈妈已经上北二道街口的吴家麻花铺去搓麻花。吴掌柜那老头秃头顶，油光脸，矮个头，脸上总挂着慈善的笑容。一看见他，铁双就想到在黑瞎子岭时，赵大爷家墙上的一幅画，画上有一位拄着龙头拐杖、晃头晃脑、简直笑得要出声的寿星佬。吴掌柜真是好人。他让妈妈把银双和铁双都领到麻花铺去。他说：“麻花铺屋子热乎，孩子还可以吃碎麻花。”那碎麻花，又酥又脆，真解馋。妈妈天天晚上给铁双带回一包儿。吴掌柜心真好，他还让妈妈天天早上把火盆带到麻花铺去，晚上把火盆装上满满一盆炭火，再把火盆抱回家。铁双早晚两次背送老妹，妈妈来回抱两次火盆。生活就是这样单调，可是，每天都充满希望。希望妈妈和老妹在日落后的时间能象长着翅膀的鸽子飞快地回来。

铁双天天看着这个冰冷的家，多赋烦啊！上胡同抽冰猴，又冻手，又冻脚。一进冷屋子，他就想关爷爷。关爷爷该来了吧？怎么还不快点儿来呀？在黑瞎子岭多危险啊！小鬼子、狗特务在那儿象恶狼一样，又嗅又叫，横行霸道。关爷爷，您老怎么不跟小马倌他们一块来，一块去连环沟呢？

您老就是胆儿大，虎狼、豺豹、连“锥”都不怕……嗨，您老啥时候来呀？怎么也不捎来一个信儿——我好去火车站接啊……铁双越寻思，越按捺不住想关爷爷的心情。关爷爷现在能不能坐火车来呢？铁双眼前立即出现一列呼啸奔驰的火车。关爷爷正把那张胡子拉茬的嘴对在结满冰的车窗玻璃上，冰霜化出一个圆圆的孔儿。关爷爷那只讲起故事就眯起来、有时让人害怕的眼睛，正在向车窗外张望，在车站上的人群里寻找铁双呢……铁双戴上帽子、手闷子，把门关严，飞快地跑出院子，跑出胡同，拐过老古树，顺着大街，向火车站跑去。

铁双憋足劲儿，向车站跑。远方传来火车奔驰的隆隆声，那声音就象夏天天边滚来的沉雷，越来越近。他好象决心要跟火车赛跑，看谁能够先跑进火车站似的。他摘下棉帽子，汗水在头发上结成冰珠，他跑到火车站检票口铁栅栏外边的时候，头顶上象开水壶似的，冒着白腾腾的热气。

刷着绿油漆的三角铁的栅栏外，有不少等火车的人。天寒地冻，人们都把手揣在袖筒里，跺着脚取暖。铁双跑得浑身火热，戴手闷子的双手扶着栅栏，向车站里张望。不知为什么，火车的隆隆声停止了。等车的人都扒着栅栏向远处望。啊，火车，一列绿色的火车停在站外了。那烟熏火燎的黑色火车头象累得喘不出气儿似的，一股一股喷着白气儿。

“怎么回事？怎么停站外啦？”

“出事故了吧？”

人们诧异地互相问着，不时地向火车方向张望，火车那儿，除了停着的火车，什么也看不见。

铁双很焦急，埋怨火车为什么不痛痛快快开过来，让他跟关爷爷高高兴兴见面。他看见几个身穿黑衣服的铁路警

察，消失在一座白房子的拐角处，还有两只青灰色狼狗，跑去了。那边出什么事了呢？压死人啦？有人跳车啦？还是发现抗联战士啦？铁双的心顿时象井里的柳罐一样，吊了起来。车厢里千万不要搜捕啊！千万别发现关爷爷是抗联的人啊！

“隆隆隆……”对面另一条铁道线上的一列运木头的火车开动了。噢，那列客车兴许是等这列木头车开出车站以后，再进站吧？啊，准是这么回事。这时，铁双的心才踏实下来。

一股喷香的松树油味儿钻进铁双的鼻孔，铁双的眼睛闪闪发光。他眼盯盯看着那一车厢一车厢的红松闪过去，车轮下，碎纸碎雪象白色的小雀小蜜蜂，团团飞旋，跳跃。不知为啥，铁双心里冒出一股又酸又苦的滋味。关爷爷唱过的二人转小调又响在他的耳边：“……小鬼子喝我们中国百姓的骨髓油，抢走我们田里的白精米，拉走我们山里的黑金和木头……哎嗨哎呀呀嗨……百姓啥时能到头……”关爷爷一哼起这只歌儿，他脖子底下尖棱棱的喉骨，在松皱皱的皮肉里向上一鼓，又向下一吞，跟人们痛哭时哽咽住了声音一样。让人心里好不难受。铁双扭头看着远去的红松，狠狠咬着下嘴唇，要不是感到嘴唇火辣辣疼，准会象爸爸死那咱，把嘴唇咬破的。

他一听见站外的绿色火车隆隆开动了，不由得又高兴起来。关爷爷，铁双马上就要看见您啦！铁双用手闷子拍着铁栅栏。他在心里庆幸着：一会儿就摸到关爷爷的手喽！一会儿就看见关爷爷满脸的笑纹喽！一会儿就听到关爷爷那老声老气的亲切声音啦！关爷爷，下火车，我就领您去吴家麻花铺去吃麻花！那麻花炸得又酥又香，可口极了！

“哐哐哐……”“哐哐哐……”火车到跟前了，马上就

要停了，就要见到关爷爷喽！

“小孩儿——小孩儿——快跑啊——”

铁双正在盼望火车停下来，车门打开，看见关爷爷从车上走下来的时候，突然感到身后有一只手在慌乱地拉拽他的肩膀。他转过身来，大事不好啦——

栅栏外边等车的那些人都急慌慌向街里跑去，铁双的身边刚刚跑开一个跟妈妈年岁差不多的好心婶婶。刚才，就是她招呼，拉拽自己，让自己赶紧躲开车站。车站这儿发生什么事儿了呢？铁双是个有胆量，有主意的孩子。别人跑，他不跟着瞎跑；他得看清楚四周究竟发生了什么情况。他孤伶伶站在空荡荡的车站前的广场上，向四处张望着。

“嘟噜噜……” “嘟噜噜……”

噢，从车站前一长排大白房子的远处街角，跑出一长排拎着枪的小鬼子兵。最前面的一个小鬼子还举着一面“膏药旗”，他身后的鬼子们呜哩哇啦喊着什么。

紧接着，在街里警察署和日鬼宪兵队那个方向响起警报器的声音：“嗷……嗷……”那声音，就跟爸爸牺牲时，野狼沟响起的那串声音一样。铁双听见这种声音，浑身的汗毛都立了起了，心也冬冬跳起来。

他再没迟疑，撒腿就往回跑，向麻花铺的方向跑。

他明白了，火车为啥停在站外！准是那帮小鬼子从火车上下来，上这街里来抓人，抓抗联战士，或者抓劳工。他明白了，怪不得，前些日子小马倌、老丫他们都上连环沟了呢。原来，小鬼子们在南岔和铁力开始大搜捕了。这下子，老百姓又遭罪了，说不定又得死多少人呢。

铁双在路边的阳沟板儿上“冬冬冬”跑着，身后的街上“噹噹”响着惊心动魄的枪声，“嗖嗖嗖”的子弹在铁双的

头顶上尖叫着飞去。街上有一只黄狗嗷嗷叫着，它似乎感到了全城上空笼罩的恐怖，夹着尾巴向前跑一阵，又转过头向回跑，它好象被枪声吓破了胆。铁双尽管跑得急，心里可是冷静的，他先上哪去，后上哪去，一清二楚。再跑一段路，街口那儿就是吴家麻花铺。到了那儿，亲妈妈、吴掌柜就会使他象在炕头睡觉的小猫那样泰然自若、安全无恙。

他跑到麻花铺门口，那门是黑漆的对开门，他扑向前，打算猛敲一下。可是，门突然开了，要不是吴掌柜在门里挡着，他准扑倒在地，摔个鼻青脸肿。原来，吴掌柜早就在门里等着他呢。

“不好啦——妈妈——”

铁双惊惶地向后屋跑。麻花铺的前屋做买卖，卖麻花。后屋分两间，一间有一个大大的锅台，锅台上是一口装满油的大锅；一间是搓麻花、装面、睡觉的地方。他跑进这一间屋，看看几张惶惶不安的脸，咦？妈妈上哪去啦？看看炕上，老妹怎么也不在？“我妈，我老妹呢？”铁双吃惊地问。

“铁双，你就在这儿吧。”吴掌柜从前屋跟他进了后屋，关心地说。

“我妈上哪去啦？”铁双瞪着一双大大的眼睛，眼睛是装着一个懂事的孩子对妈妈的爱与担忧，铁双怕妈妈跟妹妹遇上什么危险，拉住吴掌柜的手急切地问：“你告诉我，我妈跟我老妹上哪去啦？”

吴掌柜拉着铁双的小手，安慰说：“没事儿，你妈回家啦，刚才有一个从黑瞎子岭来的人找你妈有什么事儿……”

啊，这么说，妈妈回家办大事情去了，准是抗联战士们有重要事情让妈妈去做。妈妈哪能不回家呢？铁双的心这才

一块石头落了地。他扭转身说：“我找我妈去！”

“哎——”吴掌柜一把拉住铁双的胳膊说，“小伙子，一会儿你妈还回来，你在这等着吧。”

妈妈能回来吗？一定不能回来了。要回来，怎么还能把老妹抱回去呢？铁双冷丁一挣，把手从吴掌柜有力的手中抽出来，象流星一般跑向前屋，跑上大街。

“铁双——铁双——回来——街上太险啊——”吴掌柜在铁双身后压低声音喊着，追到铺子门口，看看从对面街上奔来的鬼子兵，和那一道道刺刀的寒光，他揉着湿润的眼睛，赶紧把铺子的门关上。他叹了一口气：“唉，可怜的孩子……”

铁双决不能跟妈妈、老妹分开。他拚命往老古树那儿跑。他不顾街上一队队横眉立目的鬼子兵，也不怕在头上“嗖嗖横飞的子弹，只顾往家跑。

“哎呀——妈呀——”

铁双突然惊呆了，突然停住了脚步。

那哭叫声，正是老妹的尖细的嗓音。老古树那儿突然出现一伙子人：唉呀！是好几个狗特务！那几个人穿什么样颜色衣服的都有，两个人正在推搡着妈妈，一个头戴大貉壳帽子的恶神，还用高腰黑皮靴踢妈妈的大腿。另两个人正用细麻绳绑妈妈的胳膊。妈妈不屈地摇着肩膀，怒骂着他们：“你们不能丧天良，把孩子给我——”妈妈向古树那面的一个得意忘形、一手叉腰的家伙奔去。那个家伙在另一只胳膊窝里正狠狠夹着老妹。老妹的两只小手冻得象红萝卜似的，摇着，抓着，奔着妈妈。

这一瞬间，铁双什么感觉，什么顾虑都没有了。他只想冲上去！去咬他们，去踢他们，去救妈妈与老妹！



铁双向前跑着。

“你们看——跑来的这个小兔崽子，是不是于连山留下的小红胡子？抓住他！灭了这条祸根！”

坏啦！狗特务们有认识铁双的。铁双啊，你怎么这样莽撞啊？你这不是自投罗网，自己往枪子儿上撞吗？你们这一家子人不是全让敌人捉住了吗？于连山的根，不是让狗特务们斩断了吗？

铁双，这回，你可怎么办啊？

第二章 皮铺内外

铁双在阳沟板上拚命向前跑的时候，突然感到腿上有一根颤动的东西一绊，“咕冬冬——”“骨碌碌——”身子往前一跌，摔倒在阳沟板上，顺势滚到阳沟板下大块青色方砖地上。“唉哟哟……”他的两只手心，两只胳膊肘，两只膝盖，摔得火燎燎地疼。他挣扎着，爬不起来，而两只眼睛却紧紧盯着前方老古树，两只耳朵响着妹妹的哭嚎声。

“正好把那个小红胡子抓来，一块儿带走——”这时两个狗特务大步流星地向铁双走来。

铁双佝偻着身子，侧过脸刚要往起爬，打算跑掉。这时却有一只穿着大黑毡疙瘩的脚狠狠踏在自己的屁股上。他一挣扎，店铺的门口有一张脸，那是十分熟悉而亲切的脸，那张胡子稀稀落落，鼻梁高而宽的脸，那不是自己的师父——赵木匠吗？“师父——”他看看店铺的门，霜花疏疏落落的门玻璃里面却什么也没有了。

“你别叫我师父！我没有你这样的徒弟！”

说话的人嗓子有点嘶哑，口气有些恶狠狠的，充满一肚子火气，他的大毡疙瘩象一块千斤重石压在铁双的屁股上，使铁双一动不能动。铁双扭动着身子，想看清他的脸，可是他的肥大的棉裤象一堵墙横在他的头上，挡着他的视线。

这时，他的头上方出现两只黑洞洞的枪口，一个粗大的食指还在手枪的扳机上屈伸着。一时间，铁双感到一切都完了。铁双愤怒地看着那张芥菜疙瘩似的黄脸，还有那张比马脸还长的紫红脸。

“让这小红胡子起来，带走他！”那个芥菜疙瘩说。

“哎，先生，你们不能带走他啊，他是我的徒弟，偷了我的钱，他还没交出来呢。”用毡疙瘩脚踩着他的人，跟特务说。“你他妈的说不说，到底偷多少钱？”

“叭喳！”“叭喳！”一只大鞭杆子把儿在铁双的屁股上狠狠抽着，比挪开的那只大毡疙瘩脚踩得疼多了。

“喂！怎么回事？快走啊！”古树下有一个特务大声呼喊着。

站在铁双头上的两个特务把手枪往屁股后一插，恫吓着说：“掌柜的，这个兔崽子要是小红胡子，我们可饶不了你！”

“两位先生怎么能说这话，在全铁力打听打听，我牛老板啥时候跟红胡子有来往！我这个小徒弟天天在街上打酒买醋，你们没见过？”

这时，铁双才顺着毡疙瘩向上看，黑棉裤，大裤裆，大皮袄，沿襟露着长长的羊毛穗儿，一只手拄着长鞭杆儿，另一只手比比划划，很有老板的派头。只能看清那人大大的鼻孔里有很浓的黑毛，以及顺着鼻孔喷出的白气，鼻子底下，挨着上唇是浓黑的胡子，胡子尖上挂着白霜。

“走吧，这个小鬼崽子，不是于连山的那个小红胡子。”

两个狗特务走了。

“小鬼崽子！你要是不说真话，我就把你当抗联的小红胡子交给那两个先生，交给日本人——”

两个特务还回头听听皮铺牛老板教训“徒弟”的这番话。特务和一伙日本兵合在一起，向特务宪兵队的方向吵吵嚷嚷走去了，从远处不时地传来银双的哭喊声。

“起来吧，铁双——”牛家皮铺的牛老板用颤抖的声音，说着。

一场虚惊过后，铁双浑身好象泄了气的皮球，一点劲儿也没有了。

“快起来，快进屋。”牛老板催促着。

铁双镇静下来以后，从地上爬起来，走上阳沟板。他看着那棵七扭八歪的古树，两眼发愣，顿时，眼眶里盈满泪水，嘴角一阵抽搐，两腿摇晃着，万分痛苦地走进了皮铺。

牛老板从阳沟板底下拾起铁双的小狗皮帽子，扑去黄毛上的雪，用袖头擦去两眼的泪水，推开门，把三股竹子拧的长鞭杆伸进屋门，赶紧把身子闪进门里。牛老板关上二道门，屋内很暗，他把长鞭杆立到柜台里边的一排长短不齐的鞭杆里。货架子上堆满了鞭、搭腰、肚带、笼头、轡头、嚼子、鞍子等各种用具。柜台的头上吊着一排上粗下细的三股皮鞭，在屋子上空的暗影里象从棚顶垂下的闪闪珠帘儿似的。靠窗户的墙垛上吊着一串象纸穗儿似的鹿皮、狗皮鞭梢儿。

牛老板在二道门的里边穿上了一根带有桃形圆柄的铁棍，才放心地拍拍不知所措的铁双的肩膀：“孩子，跟我

来！”牛老板领着铁双走进柜台里边，走到通向另一间套屋的门前，牛老板“当当”敲了两下门，门里“嚓”地一声，铁门闷滑开，门开了。一道亮光射向外屋，外屋还有另一个人。

三个人走进里屋。里屋是作坊，靠明亮的南窗前的大案子上，堆满了薄薄厚厚、大大小小、方方圆圆的皮子，各种刀子、剪子散落在案子上。案子前有四五只白茬皮面的圆凳儿。北面装皮革成品的矮木柜上，坐着几个青年小伙子，人人扎着大窟窿小眼子的皮围裙，手中都握着粗鞭杆儿座，用长长的木锉沙沙锉着。几个人的眼睛全是机警的，注视着他们，提防着他们的身后，好象他们的身后还会窜进什么人似的。

“铁双——”

在外屋跟牛老板一块进来的那个人，低下头，用两只滚热的大手捂住铁双那两只冰块儿似的小手。铁双的眼睛透过模糊的泪水，才看清眼前这张有着高鼻梁、稀疏胡茬子的脸。啊！原来是师父啊！妈妈与老妹肯定有去无回，有九死没一生啦。铁双身边再没有亲人了。师父，师父，你就是唯一的亲人啦！“师父——”铁双一下子扑到师父的身上，双臂紧紧地搂住了师父的脖子：“师父——”铁双压在胸膛里的痛苦的哭声，终于象冲开闸门的洪水奔泻出来。

赵木匠搂抱着铁双，他那久经考验的钢铁般的意志，仿佛被铁双那滚滚的泪水浸湿了，溶化了。他偷偷用铁双的肩头擦去自己面颊上的泪水。他只能用自己都难以相信的话安慰铁双：“别哭了，你妈妈和老妹一定能救出来……一定能救出来……”

牛老板听着，忍着涌上眼眶的泪水，伸出手去摸索皮革